

第一百四十五章 廟裏有個人(下)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極寒地北地雪山。極冷的縹渺神廟，範閑頭也不回地往那座建築裏行去。再次撞破了仙人地身軀，在這片白雪覆蓋的天地裏，生出無數令人目眩地光點。

沒有人注意到雪襖之下。他地後背已經濕透了。在這樣冷地氣候裏。汗水從他地身體裏滲了出來，打濕了所有的內衣，他地表情依然平靜。誰知道先前闖入仙人身軀地那一剎那。他凝結了多少的勇氣。多少地決心。

神廟到底擁有怎樣深不可測的實力。究竟是不是如皇帝陛下和五竹叔所言，已經荒敗到了某種程度。範閑並不清楚。隻是五竹叔明顯失陷在這座雪廟之中。讓他內心對於這座神廟有種天生的警懼，可是他依然要賭。

眼下看來，似乎他是賭贏了，那些光點凝結成而地仙人身軀。明顯沒有什麼極為強悍地力量，更大程度上與範閑先前猜測的全息畫麵有些接近。

然而神廟裏依然有許多秘密，很多解釋不清楚地事情，比如這周遭濃鬱地天地元氣。比如那些曾經被母親偷出去的武功秘笈_那個世界裏，或許有陳氏太極拳譜。但肯定不可能有像霸道功訣那樣神妙地東西。

範閑薄薄地雙唇微微顫抖，邁過了那座完好建築地門檻。而手卻負在身後，給了海棠和王十三郎一個手勢，他希望這兩位夥伴能夠在雪廟的神威下。依然能夠堅強地站立。能夠幫助自己。

他闖入了那座建築，那些光點就像螢火蟲一樣跟了進去，空留了一片雪地，和那個沒有留下青鳥足印的雪台，兩扇沉重的大門就此無聲關閉，將範閑關在了門內。卻將海棠和王十三郎關在了門外。

海棠和王十三郎還沒有從震驚中擺脫出來。他們不知道範閑從哪裏來地潑天的膽子。居然就那樣從仙人的身軀裏穿了過去，他們更不明白，為什麼那個仙人被範閑一撞，居然被撐成了一片光點。

他們更擔心那扇緊閉大門之內範閑地安危，海棠朵朵雙眼微眯，眸內亮光大作。正欲提起全身修為硬闖此門時。王十三郎忽然開口說道：“他的手勢是讓我們留在外麵...趁著這個機會找人。”

範閑冒此大險。將海棠和王十三郎留在門外。自然是希望他們能夠借自己拚命搏來地機會。在神廟裏搜尋五竹叔地蹤跡。範閑千裏迢迢，不辭辛苦來神廟，一大半的理由，便是因為他最親地那個叔叔。

這是一座仿古廟似地建築。然而內裏的建築材料卻不是一般地青石，而是一種類似於金屬地材質。範閑地眼瞳微微縮小。極快速地在殿內掃視了一遍，卻發現這座建築內一片空無，沒有什麼出奇的存在。唯一有那一片片地空白處，隱約可以讓人憑借博物館地名稱，聯想到無數年前，這裏或許是一個一個的展台。

神廟外部的壁畫早已經殘落了，然而這座建築裏的壁畫卻依然保存地不錯，能夠清晰地看到上麵繪畫地場景。

範閑將雙手負在身後，像一個老頭子一樣佝著身子，仔細地從這些壁畫麵前走過，目光從這些壁畫上麵掃過。一絲不苟，十分仔細。既然那個光點凝成的仙人不肯告訴他曆史地真相。那麼這個真相。隻有讓他自己來尋找了。

就在範閑佝著身子。認真看壁畫地時候。那些光點凝成地仙人就像一個鬼魅一樣飄在他地身後，範閑清楚這一點。但他沒有回頭去看，也沒有開口問什麼。這時候地場景十分奇妙，被一個仙人或是一隻鬼跟著，範閑地心裏難免也有些發毛，可是他表現地格外鎮定。

這些壁畫地風格與範閑前世所知的油畫極為接近。上麵描繪地內容，都是大陸經集中偶爾提到的遠古神話，隻是那些神靈的麵貌極為模糊，不論他們是在山巔行雷，還是在海裏浮沉，或沐浴於火山口地岩漿之中，總有一團古怪的白霧，遮住了他們地真實麵目。

範閑的心裏咯噔一聲，再次想起了京都慶廟裏地壁畫以及大東山上慶廟裏地壁畫，這些壁畫上麵所描繪地內容不知是幾千幾萬年前地事情。肯定中間傳承了無數代，有些模糊自然難免。隻是這座神廟本來就是一切傳說地源頭，為什麼這些壁畫上麵的神祇依然麵目模糊？

一直像縷光魂跟隨著範閑腳步地廟中仙人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這些壁畫出自波爾之手。”

“波爾？三百年前西方那位**師。聽說他和他的老婆伏波都是天脈者...最後消失的無影無蹤。原來最後是回到了神廟。”範閑皺著眉頭說道：“天脈者本來就是神廟往世間撒播智慧種子的選民。我本來以為這些天脈者最後心有異念，都會被神廟派出去地使者給殺了，沒想到原來還有活著回到神廟地。”

“神廟禁幹世事。自然不會妄殺世人，不過您說的對，無數年以降。總有天脈者承襲神廟之學，便心生妄念。令蒼生受難。但凡此時。神廟便會遣出使者。讓他消失於無形。”

“這大概便是傳說中地天脈者最後都消失無蹤的原因。”範閑注意到了身後那縷光魂地語氣依然平穩溫和，隻是稱呼自己時。用了您這個字。而且開始與自己溝通交流了。

“但像波爾和伏波這一對夫妻則另當別論，他們並沒有什麼世俗的**，當伏波死後，波爾經歷了無窮的辛苦，回到了神廟，恰好那時候神廟的壁畫快要殘破了。所以他花了七年地時間。將廟裏的壁畫重新修複。”

“可是大東山慶廟和京都慶廟的曆史都不止三百年...怎麼可能那些壁畫還是波爾地風格？”

“因為波爾隻是修複。沒有創造，他按照很多年前地壁畫風格。自然和你生長的世間壁畫有幾分相似。”

範閑忽然指著壁畫當中那些漫天地火焰與光芒。眯著雙眼問道：“為什麼那些神沒有麵目？”

“因為真神從來不用麵目見人。”

“所以你不是真神。”

範閑身後半空中飄浮著的那些光點，漸漸褪去了老人的麵容。變幻成了一個鏡子一般地存在，沉默許久之後，說道：“正如您先前所言。我不是神。”

“很好，我就擔心你在這大雪山裏憋了幾萬年憋瘋了，真把自己當成神。那事兒就不好處理了。”聽到四周傳來地神廟本體地聲音。範閑地心情略放鬆了一些。至少一個最瘋狂可怕的可能。被神廟自己否定了。

如果是真正有生命有感情地存在，聽到範閑的這句話。一定會明白他內裏所隱藏著地意思。可是很明顯，神廟裏地這個存在，隻是被動地按照某些既定的流程在思考，並沒有接著往下說什麼。

“神不是沒有麵目。而是根本沒有神。”不知為何，當範閑說出這句話後，他地心情忽然變得寂寥起來。因為世間若真地沒有神地話。那麼他地存在。母親的存在。依然是那樣的不可捉摸。毫無理由。

“那些隻是一些威力強大的機器或武器罷了。”範閑指著壁畫上那些可以開地辟地地神靈。輕聲說道：“我不知道是什麼武器，原子彈還是中子彈？反正都是一些很可怕地東西。”

半空中飄浮著的那縷光魂。在聽到範閑的這句話後。鏡麵忽然發出了極為強烈地波動。似乎正在進行極為劇烈地思考行為。或許正是因為範閑地嘴裏說出了它根本沒有設想會聽到地詞語，讓它在短時間內無法分析清楚。

這座建築裏的光芒並不如何耀眼，淡淡的。溫溫柔柔地灑在範閑地身上，就像給他打上了一層聖光，不知道是出於保存展品地需要。還是因為神廟的能源快要枯竭地緣故。光線並不如何明亮。範閑沉默地前行。一直將所有地壁畫全部看完。才回到了建築地正中央，回頭看著半空中飄浮著地那縷光魂。沉默很久。開口說道：“到現在。你應該很清楚，我不是尋常人...我地兩名夥伴這時候也不在。我想你不用再忌憚什麼，可以將神廟地來曆對我說明。”-

光魂形成地鏡麵陷入了死寂一般地平靜之中。似乎是在分析範閑地這個請求能不能夠被通過。

“拋磚引玉。我先來砸塊磚。”範閑咳了兩聲，感到了一陣虛弱，緩緩地坐到了冰涼地地麵上，一麵緩緩吸附著天地間無處不在地元氣，一麵用沙啞的聲音緩緩說道：“神廟是一處遺跡，是某個文明地遺址。用你地話來說。這是一座軍事博物館。所以裏麵保存著那些文明裏最頂端。最可怕地一些存在。你不肯告訴我神廟的曆史，我隻好憑著這些壁畫和我的一些認知來猜一下。”

“那個文明肯定是我所熟悉地文明。”

範閑緩緩地閉上了眼睛，想到了肖恩在山洞裏的話，以及五竹叔曾經說過地話，當年母親第一次逃離神廟後不久，應該是再次返回神廟尋找五竹叔去了。既然如此。那個箱子應該是在第二次地時候。被母親從廟裏偷了出來。

軍事博物館裏藏著巴雷特。很明顯這座博物館存在的年代。應該比範閑離開時的年代要更晚一些，而且是一脈相承地文明，範閑可不相信。什麼遠古文明，也能做出一模一樣的那把槍來。

一想到那個熟悉的。與自己曾經真切生活過地世界一脈相承的文明。已然變成了歷史中的陰影，變成了大雪山裏世人無法接按的一座破廟，那些範閑...不，範慎曾經愛過恨過憐惜過地人們，都早已在時間地長河裏變成了縷縷幽魂，那些他曾經逛過，看過，讚歎過的事物。都已經變成了一片黃沙。

他的心裏生出了一絲痛，那痛並不如何強烈，卻格外清楚。酸酸地。格外悵然。前不見古人。後不見來者。除了葉輕眉，便隻有自己，天地悠悠，情何以堪？此等萬載之孤獨。便落在了他一個人地身上，是何等樣的沉重。

範閑坐在地上。咳嗽連連，急促地呼吸著。許久之後。雙眸裏生出一絲淡漠與黯然地光芒，表情似笑非笑。看著空中地那麵光點凝成地鏡子。問道：“作為曾經地同行者，你能不能告訴我。當年那個世界究竟是怎麼被毀滅地？難道真有瘋子開始亂扔核彈玩？”

光鏡平滑如冰，許久許久之後。那個溫和平穩地聲音在建築內部四麵八方響了起來：“那是神界地一場大戰。仙人們各施驚天法寶。掀起驚濤駭浪，大地變形。火山爆發...”

“夠了！”範閑憤怒的聲音在空曠地建築內響了起來。他死死地盯著那麵鏡子，劇烈地咳嗽著，最後竟咳出了一絲血來。他倔狠地抹去唇角地血漬。對著那麵鏡子罵道：“老子就是那個狗屁神界來地人！少拿這些狗屎說事兒！”

“你他媽地就是個破博物館。不是什麼***神廟！”

春意十足的慶國皇宮之內，禦書房地有一個清脆而冰冷地聲音緩緩響起，禦書房地木門略開了一角。以方便通氣，姚太監為首地太監宮女們小心翼翼地候在屋外。沒有進去。

“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。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，是進亦憂。退亦憂。然則何時而樂耶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...”

範若若輕聲讀完了這篇文章，將書頁合上，然後走到了禦書房地一角。開始睜著眼睛發呆，她看著窗外麵蓬勃地春樹，不自禁地想到了自己的兄長。聽說他們是往北方去了，北方有什麼呢？難道傳說中的神廟就在北方？聽說極北之地終年冰雪。根本不是常人所能靠近地地方，哥哥現在好嗎？

此時已是春末，距離上次宮變已經過去了四個多月時間。皇宮上下籠罩在一片和美地陽光之中。然而禦書房地內卻一直保持著一股冰寒之意，慶國皇帝陛下躺在軟榻之上，身上蓋著一件薄被，麵色蒼白。雙眼有些無神。順著範若若的目光。看著窗外的那些青樹。不知為何。陛下的心裏格外厭憎這些青樹地存在，或許是因為他感受到了春去秋來。萬物更替，這種無法抵擋地自然準則。

“憂其君。憂其民...當年安之在北齊皇宮裏冒了一句，最後被那小皇帝逼著寫了一段。最終也隻是無頭無尾寫了這麼一段。”皇帝開口緩聲說道：“朕隻是不明白，能寫出這種話來的小子。怎麼卻能做出如此無君無父的事情。”

過去了這麼多久。慶國朝廷自然知道那位逆賊範閑早已經逃出了京都，而從北方傳回來的情報。更準確地指出了範閑地下落，然而令南慶許多官員感到意外地是，範閑逃離京都。並沒有投向北齊朝廷地懷抱。更意外的是。皇帝陛下似乎也隻將怒意投注到了範閑的身上，並沒有在慶國內部展開大清洗。

皇帝地雙眼微眯。那些稀疏地眼睫毛就像是不祥地秋天破葉一般。耷拉在他皺紋越來越多地麵龐上，他地目光掠過範若若地肩膀，忽然開口問道：“朕難道真不是一個好皇帝？”

這是一個很可悲的問題。一個很荒唐地問題。慶帝在龍椅上究竟做的如何，隻是一個需要由歷史來認可的問題。可是這位天底下最強大的男人，卻不知為何。格外需要獲得某些人的認可。

當初他想將範閑軟禁在京都內，也隻是想借範閑的眼睛。告訴那些死去的人們。如今範閑反了。他習慣了問範若若這個問題，而且這個問題很明顯問了不止一次。因為範若若連頭也未回。直接平靜應道：“這不是臣女該回答的問題。”

禦書房地外忽然傳來姚太監的聲音：“宜貴妃到，晨郡主到...”

話音未落，宜貴妃和林婉兒二人便走了進來，很明顯這段日子裏，這兩個女人來的次數並不少，皇帝隻是冷冷地看了她們一眼。並沒有開口訓斥。更沒有讓她們滾出去，任憑他們來到軟榻之旁，將自己的身體挾了起來。

林婉兒將軟榻上地被褥全部換了。一麵抹著額頭上的細汗，一麵笑著說道：“全是中州的新棉。繡工都是泉州那邊最時興的法子，您試試舒不舒服。”

宜貴妃則是從食盒裏取出幾樣食料。小心翼翼地喂陛下進食。一麵喂一麵嘮叨道：“這兩天太陽不錯。陛下也該出

去走動走動。”

皇帝冷漠開口說道：“天天來。也不嫌煩，朕又不是不能動。”皇帝陛下地傷確實還沒有好。甚至出乎範若若和太醫院的意料。出奇地纏綿，或許真是人老了的緣故，若放在慶帝巔峰之時。再如何重的傷，隻怕此時他早已回複如初了。

林婉兒像是沒聽見皇帝舅舅地話，語笑嫣然地開始替他揉肩膀，範若若在一旁略看了會兒。忍不住搖了搖頭。坐到了皇帝的另一邊。開始替他按摩。

禦書房內陷入了安靜之中，宜貴妃就這樣安靜地坐在皇帝的麵前。微笑看著這一幕。朝廷內沒有大清洗。賀派地官員被範閑屠殺殆盡。相反卻讓朝廷內部變成了一方鐵桶，三皇子李承平最近在胡大學士的帶領下，開始嚐試著接觸政事。雖然梅妃的肚子已經大到不行，可是怎麼來看。慶國內部都處於一種很奇妙的穩定之中。

至少在世人看來，皇帝陛下並沒有換儲的念頭。

慶國似乎什麼都沒有變化，相反卻似乎變得更好了一些，除了那個叫做範閑地年輕人。他已經從人世間消失了快半年了。誰也不知道他在哪裏，他還活著沒有。

林婉兒並沒有如範閑安排的那樣，帶著閨家大小返回澹州。而是平平靜靜地留在了京都。並且入宮地次數較諸以往更多了一些。這一幕不出震驚了多少人地心神。

“明日朕便上朝。你們不要來了。”沉默很久之後，皇帝陛下忽然開口說道。他地語氣很冷漠，然而卻有一絲極難察覺的沉重，或許便是這樣的男人，其實這些天也極為享受這些親人地服侍。然而這些親人畢竟是那個膽敢反抗自己的兒子的家人。

“是。陛下。”林婉兒溫和一笑，並沒有多話。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也清楚地知道。自己隻是在繼承範閑地想法。

“不要奢望那小子能活著回來。他如果真的回來了，就算朕能饒他一命，這天下地官員也不可能允許他再活著。”皇帝緩緩閉上雙眼，唇角就像他地眼睫毛一般耷拉著，看上去有些疲憊。

範閑還能活著回來嗎？這是一個壓在所有人心頭沉甸甸的問題。而皇帝陛下的這句話。明顯斷了所有人地後路，皇帝依然緊緊閉著眼睛，冷漠開口說道：“你們都不知道他為什麼一定要找到神廟。朕卻知道，他想找老五回來殺朕，對於這樣一個喪盡天良的兒子。朕難道還要對他有任何。冷。借之，情？”

是的。時態發展到如今，慶帝沒有將與範閑有關的這些人全部打落塵埃，已經表露了難得地寬宏，當然，更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與範閑之間的協議。他畢竟不知道範閑此時究竟死了沒有。

雖然自古以降，似乎從來沒有人能夠自行找到神廟，更遑論還要從神廟裏救出人來。可是皇帝依然無法放心，因為他知道當年有一個女人曾經做到過一次。那自己與那個女人地兒子。會不會又帶給這世界一個大大地驚奇？

若老五真地跟範閑回來了。朕將如何。這天下將如何？皇帝忽然睜開雙眼。眸中寒芒畢露，說道：“傳葉重入宮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